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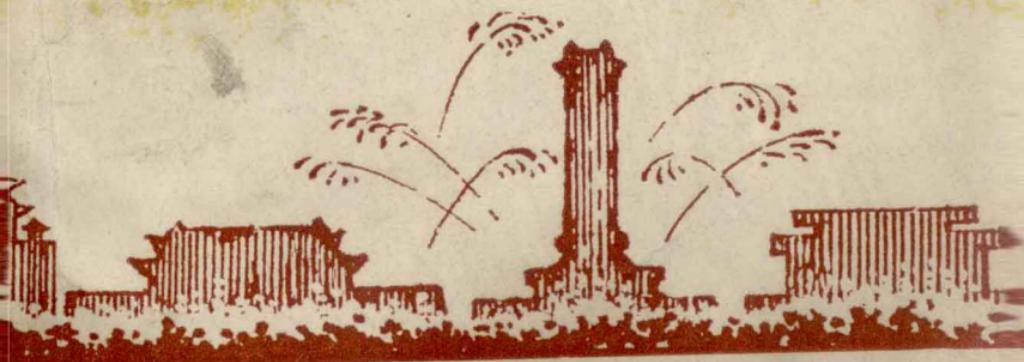
中共党史参考读物



国际友人事略

主编 刘振家

副主编 石善元 张贵学 徐建源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共党史参考读物

国际友人事略

主编 刘振家

副主编 石善元 张贵学 徐建源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1年5月

国 际 友 人 事 略

刘振家 主编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锦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5,625印张 121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

印数：1—5000册 定价：2.80元

ISBN 7—5044—1086—1/K·38

敬 告 读 者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深深感到，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伟大成果，是來之不易的。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整整七十年的艰苦奋斗换来的，是千百万在刑场上、战场上和各种战斗岗位上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朋友及国际友人用生命和鮮血浇灌出来的。他们的血肉和生命，是革命和建设的代价，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至高无上的荣誉的标志。这无数的英雄们在生前的享受，吃、穿、用没有浪费国家人民的一丝、一缕、一颗、一粒。“这种艰苦生活的锻炼，是一切革命者的试金石，古人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则我们的死者可以当之而无愧。这是人类最高的美德，这是与贪污腐化堕落所不能并存的！我们死者的铁的意志，压碎了财货，揭破了虚荣，扫荡了自私，白的肉，赤的血，硬的心，无代价的交给人民，献与国家！”（陈毅）这就是先烈们传给我们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有许多党外朋友和国际朋友，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把一腔热情和全部精力贡献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始终坚定不移，不愧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伟大革命战士。他们“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鲁迅）。因此，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三

届七中全会制定的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将部分先烈的生平事略加以汇集，依照先烈谢世年月顺序，编写了《英雄模范事略》，《党外朋友事略》，《国际友人事略》，作为中共党史学习读物，奉献给读者。收入书中的人物，纵然经历、信仰不尽相同，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各有千秋，然而他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炎黄子孙奋发图强。我们愿和广大读者共同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先烈们的事迹，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并吸收了许多同志有关书籍、报刊资料中的科研成果。对此，我们深表谢意。同时，由于只力求突出其主要经历和贡献，以及资料缺乏，对先烈的事迹未全面阐述，加之水平有限，难免有所疏漏，对此，我们愿请读者指正。

编者敬启

1991年2月15日

国际友人事略

目 录

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 ——加拉罕事略	1
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 ——加伦事略	12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白求恩事略	25
中共建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马林事略	39
国际主义医士之光 ——柯棣华事略	53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史迪威事略	65
中国人民之友 ——史沫特莱事略	77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苏联顾问 ——鲍罗廷事略	91
<u>共产国际的早期来华使者</u> ——维经斯基事略	103
中日友好运动的伟大先驱 ——浅沼稻次郎事略	113

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忠诚朋友	
——斯特郎事略	123
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埃德加·斯诺事略	129
风雨同舟六十载	
——路易·艾黎事略	144
半个世纪与中华同忧乐	
——马海德事略	151
苏俄政府驻华特使	
——越飞事略	161
苏联空军志愿队	
——库里申科事略	168

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

——加拉罕事略

列夫·米哈维奇·加拉罕，1889年生于苏联一个中下层人士的家庭里，中学时代即信仰社会主义，早在1904年，当他15岁时，就加入了俄国社会工党。在其后的数年间，特别是1910年到1915年间，他在彼得格勒学习法律时，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但是，他没有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而是于1913年加入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活跃的社会主义团体“区联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1915年由于参加社会主义者的地下活动而被捕，送往托木斯克，置于警察监视之下。1917年2月革命后，他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在区联派中开始活动。而当托洛茨基领导的这个集团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之中时，加拉罕就成了一名十分活跃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8、9月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布尔什维克党胜利之后，他被任命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俄国代表团书记。

1918年，加拉罕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主管组织工作，同时，参与了1919年3月建立共产国际的准备工作，出席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是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代表。1921年，加拉罕出任苏俄驻华沙大使。

由此可见，加拉罕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一直是活跃在苏俄外交战线上的一位重要活动家。

1919年7月25日，正当苏维埃人民奋力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发出了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其中宣布，苏俄“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工农政府还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其它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州和其它地区，放弃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宣言还建议中国政府同苏俄政府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中苏友好关系。

这个宣言发出之后，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阻隔，而未能及时传到中国。直到1920年初，才突破反动派的封锁，在中国发表出来，并立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热烈反响，3、4月间，全国30多个社会团体，都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致谢电报。

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签署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苏俄政府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日宣言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再次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废除治外法权。宣言还表示希望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签订中东铁路使用办法，等等。

与这个宣言发表的同时，苏俄政府还派了外交代表数次来华谈判。这些积极的措施，虽然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北京军阀政府的阻挠，未能获得结果，但是却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苏俄国家的本质，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心。也正因为这两个宣言的影响，使中国人民对加拉罕本人充满了感激之情；因此，苏俄政府鉴于他在中国人民中有一定的影响，便于1923年8月选择了加拉罕为驻华第一位大使，是很切合实际需要的。

加拉罕接受任命之后，立即于1923年8月2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中国。8月15日抵达哈尔滨。22日，北京政府派出了筹办中苏会议公署代表包世达达到哈市迎接加拉罕，然后陪同加拉罕向北京进发。在途中，于沈阳会见了张作霖。据加拉罕自己写道：在余来京前，在哈尔滨与奉天曾作逗留，每处对余皆有诚挚之欢迎。余曾与负责的中国政治家多人相晤，张作霖氏对余之接待，尤令余特别铭感。满洲方面及中国其他各地，已承认对俄亲善之必要。中国政府与各界，皆热望早

日建设对俄关系。余曾与张作霖氏相晤数次，在谈话中曾得良好之印象，虽偶有可疑问之点，经在奉逗留数日，已有相当之消除矣。当加拉罕到达北京之前，北京学生联合会就于8月26日开会，作出决议，表示欢迎苏俄代表加拉罕，同时号召国民冲破反动政府的阻挠，自动起来承认苏俄，并宣布帝俄时代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

1923年9月2日，加拉罕到达北京，立即受到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华民国收回旅大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以及冯玉祥等人代表共约300多人到车站的热烈迎接。紧接着，9月9日，北京大学在第二院召开了热烈欢迎苏俄代表加拉罕的大会，使他深受感动。所以，他说：当余抵京之际，国会代表，政府当局，各界团体，对余之接待，尤以学生对余之欢迎，更使余从速解决中俄关系之希望增强。

在这种形势下，加拉罕适时地发表宣言声明：他将本着平等互助的原则，努力建设中苏邦交。同时，李大钊也发表文章，报道和评论了苏俄代表加拉罕来华的情况和即将举行的中俄会谈的形势，正确地指出了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加拉罕到北京之后，就率领苏维埃代表团与北京政府开始进行建立外交关系谈判。与此同时，还与孙中山通过书信往来，讨论了中苏关系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23年9月8日，加拉罕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之所以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派遣而出使中国，是由于

真诚希望实现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并且不顾敌视这种关系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抗而使这些利益建立在巩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而使苏中两国能紧密地团结起来。加拉罕表示，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困难，但是，中国同胞到处对他表示的极大同情和真诚接待，使他充满了信心。同时他又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帮助。

孙中山于9月16日复信说：蒙您宽厚地评价我对新俄国的持久友谊，我深为感动。孙先生表示：我与您一道认为，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定一种共同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在与别的大国平等的情况下生活，使我们能从国际制度强加给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孙中山坦率地指出：我的同胞们将衷心祝愿您胜利地完成您的使命，尤其是在正式承认苏联政府方面的使命。但是，您最大的难题是同那个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而且连国民政府的招牌也取消了的政治集团进行谈判。这个集团所奉行的外交，与其说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切身利益出发，不如说是按照某些列强的意愿和指示行事。

在此之前，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在为加拉罕举行的招待会上，曾经放肆地提出建议，要加拉罕仿效美国的政策来制定苏联的政策。就在招待会上，加拉罕当即明确回击了这位北京政府的代表，严正申明说：俄国任何时候都不会效仿美国，都不会签署类似临城照会那样的文件。俄国任何时候都不谋求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也不在中国的领土上设立法庭或行政机构。俄国不觊觎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主权或利益的租界地和特权。俄国在与中国的关係中，奉行完全和绝对平等的原则。对于这一点，孙中山非常感动，他在信中

表示：我愿代表中国人民欢迎，并感谢您对北京现主子的这个实忠奴仆所给予的令人难忘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教训。

9月17日，孙中山再次致信加拉罕，揭露北京政府按照帝国主义的命令行事的嘴脸，并且明确表示，如果同北京政府当局谈判无指望的话，希望加拉罕考虑，最好来广州，与我目前正在组建的新政府进行谈判。

到了9月23日，加拉罕又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这时鲍罗廷已到达北京。加拉罕通过这封信推荐了鲍罗廷。鲍罗廷持信于10月6日到达广州，将加拉罕的信交给了孙中山。加拉罕在信中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拉罕还介绍说：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象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将向您转达我的想法、愿望和感受。鲍罗廷到达广州之后，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协助孙中山先生在推动中国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方面，显示了他的出众的才华，作出了他的杰出的贡献。

加拉罕在就建立中苏外交关系而同北京政府进行的谈判，的确是很困难的。中苏建交谈判开始不久，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使团就对北京政府实行恐吓，声言如中国先承认苏俄，即绝交。谈判期间，它们则在中东路问题上不断进行捣乱。在

谈判中，苏联允许在一定时间后，由中国赎回这条铁路；但未赎回前，双方协议将这条铁路由俄国单独占有改为两国平等的共同管理；同时声明，这条铁路纯系商务性质。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事。但北京政府却在美法等帝国主义唆使下，多次节外生枝，破坏谈判。加拉罕便不得不采取坚决而又灵活的方法，加以抵制和斗争。例如，1923年11月24日，针对北京政府歪曲历史事实，加拉罕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重申1919年7月25日对华宣言的内容，指出当时并未允诺将中东路交还中国，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又不得已致函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严正指责北京政府按列强意旨，干涉苏联，庇护白俄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坚持中苏会议前恢复邦交，同时声明在恢复中苏邦交之后的会议中，一切问题都按1919年和1920年宣言的精神来解决。直到2月25日，王正廷在同加拉罕会商解决中苏问题大纲时，加拉罕为了澄清事实，再次声明，中国政府与道胜银行所议之变更中东路事件，概归无效。

这次费劲的谈判，到了3月14日中俄协商大纲磋商就绪，由加拉罕和王正廷签定字头，以示交涉告一段落。但是，美法等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苏邦交的建立，竟借口所谓“股东”及在“国际共管”期间曾对中东路“投资”而横加干涉。美国政府还密令驻华公使舒尔曼到中东路去观察，并暗中加速收买中东路股票。这样，在帝国主义干涉下，北京政府执意拖延，表现反复无常。3月16日，加拉罕紧急照会王正廷，限于3日内正式签定中俄交涉协定大纲。19日再致照会，声明中俄“协定大纲”，不能修改，并说明在3日限满之后，所议协定无效，以后非无条件承认，不能恢复邦交。25日，加拉罕第三次照会，声明中国非先行承认俄国，则两

国交涉不能继续。帝国主义者对中苏谈判的破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向导》周报指出：军阀政府之所以有承认的倾向，却在于中国平民意志之表现。……假使北京的军阀政府不能脱离东交民巷之太上政府的束缚，不能代表中国平民的利益，中国的平民便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同盟。1924年3月21日，北京教育会等9团体发布了抗议宣言，表示：“反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并要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抗议之声，遍及南北各地，北京学生大有重演五四运动之势。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说：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可是，到了3月27日，北京内阁会议，竟然作出决定暂时不回复苏俄代表加拉罕的照会，并令中国政府驻俄代表李家鳌访问莫斯科当局。3月28日，北大等40余校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29日下午，全体学生游行示威，并赴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要求承认苏联。这一计划虽因反动政府阻挠，未能全部实现，但给予北京政府的震动是极为巨大的。到了4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才通知加拉罕，表示可以以中俄协定大纲为基础，但是，仍要进行三点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也表示非常愤慨，认为北京政府已不能代表中国，便采取了断然措施，由苏联代表伊凡诺夫致电孙中山，说明奉到政府训令，拟将中俄交涉案卷携带到广州，进行协商，苏联愿意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大元帅政府先行相互承认。但是，事实上此事并未成行。只不过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急切心情，但同时也可看出北京政府是多么缺乏诚意。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和苏联政府的坚决态度，北京政府又深恐苏联政府和广东革命政府发生外交关系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才不得不打开中苏谈判中的僵局。

经过反复谈判和磋商，终于在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的签定，是加拉罕使华期间立下的一大功绩，宣布了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正常邦交，从而解决了中苏关系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凡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害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一概无效。二、苏联政府放弃前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之一切租界地。三、苏联政府放弃庚子赔款。四、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纯系商务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

为了保证苏联政府所放弃的前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权益能够真正对中国人民有利，在签订上述协定的同时，苏联政府和北京政府还签订了声明书，要求北京政府不得将这些权益出卖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声明书中说：苏联政府所抛弃之各种权利与特权，政方了解，中国政府不拟以其一部或全部让与任何第三国或任何外人组织之团体。

这一协定，是由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这是为加拉罕及其所代表的

苏联所深知的。当时苏联所以和北京政府签订这一协定，是因为军阀们还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东革命政府刚刚建立，而且管辖的范围很小，沙皇俄国在中国获得的许多权益都在北京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了发挥条约的实际效用，苏联政府才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和签订协定。这一协定虽然是和北京政府签订的，但它表达了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正因为如此，在签订协定的过程中，曾遭到过帝国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和种种阻挠；同时，由于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签订了许多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只有这一协定，才是第一个平等条约。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所以，这一协定发表后，立即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真正平等的中苏条约的签订，树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作出了光辉的典范，因而鼓舞着中国人民掀起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

也正因为如此，加拉罕大使在中国人民当中，获得了更加崇高的声望和更加真诚的尊重。

加拉罕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6年才奉调回国。加拉罕回到苏联之后，从1928年至1934年，他在莫斯科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出任驻安卡拉大使。很可惜，他在1937年成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于12月被正式判处死刑，年仅48岁。直到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加拉罕在苏联外交战线上奋斗了一生。他在出任苏联首